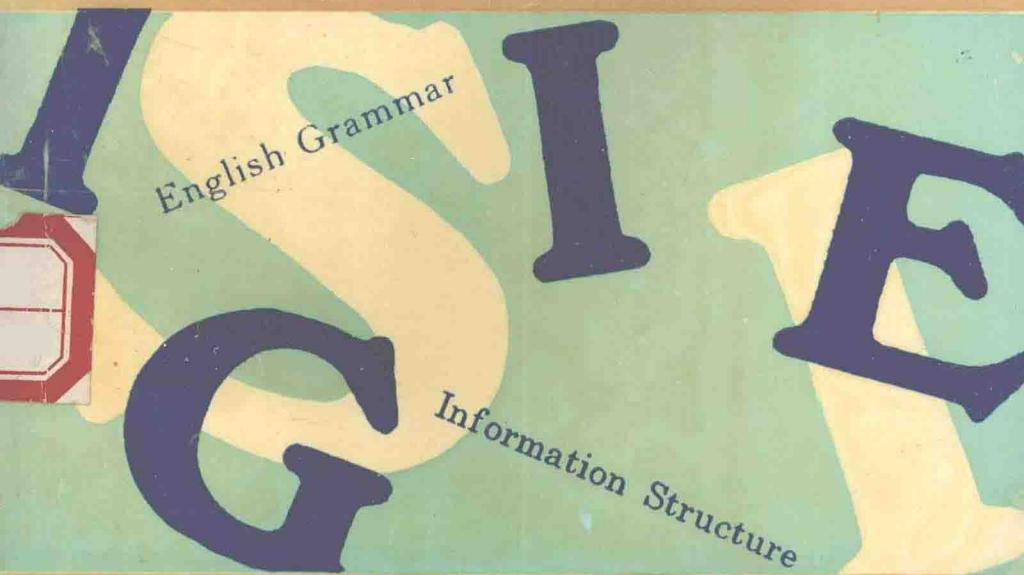


■ 管连生 著

ENGLISH GRAMMAR
and
INFORMATION
STRUCTURE

英语语法与信息结构



英语语法与信息结构

Information Structure —————

(皖)新登字 03 号

英语语法与信息结构

昝连生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淮南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字数 200,000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2,000

ISBN 7-5336-1571-9/G·2012

定价：5.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厂联系调换。

Actually, thinking is most mysterious, and by far the greatest light upon it that we have is thrown by the study of language.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forms of a person's thoughts are controlled by inexorable laws of pattern of which he is unconscious. These patterns are the unperceived systemizations of his own language... And every language is a vast pattern-system, different from others, in which are culturally ordained the forms and categories by which the personality not only communicates, but also analyzes nature, notices or neglects types of relationship and phenomena, channels his reasoning, and builds the house of his consciousness.

Benjamin Lee Whorf

序

王德春

1992年底，我收到一篇题为《动词时态与时空观念》的文章，作者与我素昧平生，文章也觉颇为陌生。展读之后，觉得有点新意。正巧我在主编一本有关的论文集，便将它收入集中。这篇文章是根据本书的一章改写而成，现看到全书，觉得正象作者在“绪论”中所说：“本书对语言规律的描述和现行的语法、语言学理论有许多不同之处”。

我主张多角度、全方位地探索语言的奥秘。只要言之成理，观点新颖是应该肯定的。语言学著作中有时提 here and now，这本书从 here and now 出发，对词法、句法以及话语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见解。作者把语言、思维、现实三者关系统一于人的认识规律，又揭示了人的认识过程与信息传输过程用语言形式实现的规律，从语言研究入手，洞察思维的奥秘，确有其新颖之处，对语言学、信息学和思维科学的发展将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本书行文简洁，以不大的篇幅论述了语法和话语问题。因其简略，难免过于抽象，并稍嫌粗略。好在写得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读者细心领略，不难看

清一幅清晰的画面。

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越来越深刻，理论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从新的角度分析、研究语言和言语是语言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希望这本书对语言学研究和外语教学能起到应有作用。是为简序。

1993. 4月

于上海

前　　言

这本书是作者在语言学和外语教学方面多年研究成果的系统总结，其中立论和观点不乏新鲜之处，也必定存在“奇谈怪论”。今日得以出版，作者诚恳希望各位老师、各位同行、各位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首先作者公开声明，在本书的构思和写作过程中对我启发最大的是三本书：M. A. K. Halliday 的 *An Introduction to-Functional Grammar*, B. L. Whorf 的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张今、陈云清的《英汉比较语法纲要》。

清华大学外语系主任、全国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吴古华教授对本书的写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并其出版大力推荐。他写道：

“语言与人的思维、认识紧密相关，繁纷多变的外部世界经人的思维活动、认识活动，经过语言这一中介的描述、记录、表达，以达到传输与接收信息的目的。实现这一过程中，思维、认识与语言之间存在着不少尚不为人们完全知晓的内在关系与规律。本书作者正是立足于探索这些内在关系与规律，从新的角度、也即作者所提出的“时空观念”，另辟途径探讨语法及语言信息。”

“思维、认识过程包含时与空的因素，通过语言传输信息或接收信息都是以时、空为依托的。时、空这

两个概念既是相对的，也是接续的。本书作者以“割取”、“固化”为手段，体现两者的相对性及接续性。本书作者从语言信息来研究分析语法，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本书在写作和出版的过程中，始终还得到安徽大学胡季文教授、吴娴华教授、杨巩祚教授以及华东理工大学赵建成副教授的鼓励、指导与支持；本书责任编辑吴爱华老师对本书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淮南矿业学院李旭华、张坤工程师为本书书稿的打印、排版给予了热情、无私的帮助。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在此向他们表示最真挚的谢意。

作 者

一九九三年八月

绪 论

这本书准备从新的角度，用新的方法来研究语言，因而读者无疑会发现本书对语言规律的描述和现行的语法、语言理论有许多不同之外。作者实指望读者能根据语言学界普遍接受的三大标准来判别之：一致性 (consistency)、彻底性 (exhaustiveness)、简洁性 (simplicity)。

语言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语言与思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思维即无表达之必要，也就没有语言；没有语言，也就没有认识的有力工具和思维与现实的中介。现实是多维的，是不停变化和发展的；而语言是线性的，其变化与发展的丰富性远比不上现实——将多维的现实转变成线性的表达，无疑是思维在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可以说，通过语言现象的规律性可以探索人类思维的规律性；反之，通过人类思维的规律性也可以揭示语言现象的规律性。因而我们认为，研究语言最可靠的途径和最科学的方法是利用人的认识规律。

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这里的语言只

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我们实际研究的语言是具体某个民族、某段时间的，譬如我们这本书研究的是现代英语。总结归纳某种语言的规律的科学是语法学。现在已有各种各样的英语语法。本书中的语法称为时空观念语法，也就是从时空观念的角度研究、总结、归纳出的语法。由于这一研究还很不成熟，我们只能暂时叫作《时空观念语法纲要》。

研究语言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和方法。但从时空观念出发来研究语法，听起来十分新鲜，因为使用语言思维和表达、交际和传输信息已是十分自然的事，谁也不曾去想这与时空还有什么联系。我们反向思索，就会发现：现实是思维与认识的对象，那么思维者/认识者在思维认识的过程中一定要考虑有关现实所处的时空，但更重要的是，要参照自己所在的时空——因为时空是无限的，无参照就无从去认识、去思维；很自然，这一认识思维的规律，必然在言语者也即认识者的语言表达中反映出来。

人的认识之初面对的是茫茫空间和无限的时间组成的一片混沌，那么怎么来认识呢？既要研究某个对象，就不得不“把一个对象的实际联结在一起的各个环节彼此分开来考察”（黑格尔）；“如果不把不间断的东西隔断，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简单化、粗糙化，不加以割碎，不使之僵化，那么我们就不能想象、表达、测量、描述运动。思维对运动的描述总是粗糙化、僵化。不仅思维是这样，而且感觉也是这样；不仅对运动是这样，而且对任何概念都是这样。”（列宁）要认识，就要将认识对象在空间上与与之相关的他事物割离开来、分解开来，我们称为从空间上割取（cutting）；同样，在时间上，还要将认识对象固化（fixing）。但是我们要在描述时记载此割取与固化。割取更为重要。许多语言学家研究对比过各民族语言中的颜色，设之为 Σ ，甲语言有五个词表达之，粗略地说每个词“割取”的范围是

$1/5\Sigma$ ；而乙语言有 10 个词，每个词“割取”的范围是 $1/10\Sigma$ 。

人在认识过程中还要将认识的成果表达出来、“记载”下来，于是就必须将割取的部分进行标定，要加上标识。而“标识需要一个在其中进行定位的框架和一个从中进行选择的区域。……区别于客观语言的言语不仅提供框架，而且提供一个绝对的参照点，即说话者本身。假如没有说话者，语言与被指称的实在之间的假定的一同化就不会发生。”(J. N. Mohanty: Language and Reality, 转摘自车铭洲主编《西方现代语言哲学》)

也就是说，说话者（即认识者）在割取和固化时不自觉地在运用这个参照系；这个参照系就是说话者（即认识者）以此时此地 (here & now) 为原点的时空系！他随时随地“携带”着这个时空系（该时空系也是在不停变化的！）。

有了这个时空系，说话者（即认识者）就可将割取部分和自己的 here 相联系相比较。反反复复的割取固化、反反复复地联系对比，就形成了作为标识用的限定词系统 (determiners) 和动词时态系统 (tenses)。当然先是较简单的，以后是复杂的。

这种反反复复，当然也产生了词——将割取和固化的实在定名，定名也是抽象和僵化。譬如看到过 this dog, that dog, 看到过 a yellow dog, a white dog，最后才能将无数具体的 dogs，抽象成一个词 dog。但当要从抽象返回现实时，则必须加上标识，即 det. + n.，也就是组成 NG (Noun Group) 完成标定 (Identification)；同理，对一个具体的动作进行记载时，也必须加上标识，即 aux. + v.，组成 VG (Verb Group)，以完成描述 (Description)。

一个认识，就是 Identification + Description。当然最理想的 Description 是我们所说的性质形容词。但绝大多数的认识只是暂时的、阶段性的，因而我们所见到的描述 (Description) 大都是动态的 (dynamic)，是反映一时一事的，或反映一事物与

它事物的联系的，也就是用 VG 表达的。

那么，我们就有了表达一个认识的典型信息结构：

Identification + Description 信息层

NG + VG 句 } 语言表达层
det. + n. aux. + v. 词 }

—here & now— 认识层（参照点）

space ——— time 现实

因而，含有信息量的最小语言单位是“片”(Group)。除了上述标准的“片”形式，还有形体和功能上均有变异的“片”——即“短语”。片和短语在传统语法中均称为意群(sense group)。一个名词，一个动词，仅是抽象的符号，不含信息量，在无标识的情况下不能指代具体的事物、行为和过程。

我们研究语言，就是要研究如何从现实到认识又从认识到语言的。表达一个认识的最基本单位是一个时空系，在书面语言中就是句，句反映了时与空的结合，因而起到传达信息的作用。我们使用语言，最根本的目的是交际，其中最重要的是传输信息和接收信息，也就是：

(1) How is language produced?

(2) How is language comprehended?

如果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可以说，已经解决了语言研究的最根本问题。

对于问题(1)已有大量的研究。问题(2)虽已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由于牵涉到诸多因素，各家研究的角度也不尽相同，尚未有完整的、令人信服的体系建立。只有功能语法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从信息分布的角度进行研究，并且在这一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功能语言学研究有一个假设的前提：世界是可以划分为信息单位的，而用语言来描述、刻划这个客观世界时，各种不同的信息单位可以得到相应的表现。……功能语言学对句子和连贯话语的研究，就其基础来说，是对话语中信息分布情况的研究。”

徐盛桓：功能语言学研究方法论的若干问题

《语言系统与功能》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9, pp. 12—13

这里所说的：“句子和连贯话语”，决不是孤零零的句子或一段话语。因为语言的实际使用所牵涉到的因素至少有①载体，即言语的组织与实现；②接收方，即听者或读者；③语境。

何谓语境？

“语篇存在语境之中，离开了语境就没有语篇。”

赵建成：关于语篇的思考，《语言系统与功能》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9, p. 163

我们可以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我们知道，红绿灯是交通管制的符号系统。但红绿灯只有在马路上才有其意义与功能；若是置放于卫生间的一个角落里，它便毫无意义可言。于是，我们说“无参照便无意义”(No reference, no meaning)。

我们又一次提到了“参照”。既然是“参照”，必有“参照系”；既然成为“系”，必有其原点，那么无疑又是认识者/说话者/作者的此时此地(here & now)。从 here & now 出发，我们对信息结构的探讨与对语法的研究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由于我们要研究 How language is comprehended, 因而研究的角度必须要包括 receiver/listener/reader, 当然也要从他的 here & now 出发。双方的 here & now 有什么关系？它们是怎样相互作用的？首先它们是怎样沟通的？producer 的信息在 receiver 那儿能否达到预期的接收目的？等等，均是信息结构应当

研究的问题。

信息结构研究，不论对于 producer 还是对于 receiver，都必然有重大的意义。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怎样写/说和怎样读/听，也就是信息的传输和接收如何达到最佳效果。

上述所有问题的实质，就是现实怎样经过认识/思维而达到语言的表达，而语言信息又怎样在接收者那儿还原为信息发出者所描述的现实。

本书对此问题的研究比上篇对于语法的研究还要粗略，因而下篇只能叫作《篇章信息结构初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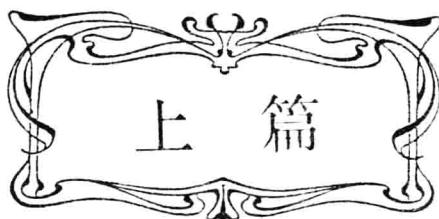
在有限的篇幅中讨论如此重大的两个问题，作者当然只能作抛砖引玉之态势，目的在于奉献给语言学习者、语言工作者甚至信息科学工作者一种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并借此希望能为语言理论研究、语言教学研究和信息科学研究打开一条结合的道路。二十世纪末，信息科学研究突飞猛进。对信息载体本身的研究理应走在前面。信息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也非要借助语言理论的发展不可。

最后还必须谈的是术语问题。语法和语言理论比其它科学都要抽象，一是因为它研究的对象庞杂纷乱难以捉摸，要想抽象出规律来已是十分艰难，要想达到一致性、彻底性和简洁性更是难上加难了；二是因为语言研究者表述自己的研究成果时——也即描述语言时——所用的语言绝不是平常意义的语言，而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元语言或玄语言 (metalanguage)。这种语言不是约定俗成的，不像平常意义的语言中对某件物品，如“茶杯”，大家都用一个统一的词。各种语言理论流派都有自己内部独有的关于语言的词汇；各语言学家还会因需要而造出一些词汇，即术语。

如前所述，词是无数次割取 (cutting) 与认识后抽象而成的符号；但语言学家的术语并不是如此产生的。甲语言学家与

乙语言学家所用的术语有区别，是各自在把语言作为所描述的“现实”时“割取”的规模、方式、角度不同所造成的。当然，一个新术语的出现紧跟着就要对其定义，不然，谁也看不懂。

本书作者不想在术语使用上为读者增加负担。如若所描述的现象与其界定——即“割取”与大家所习惯的一致，便宁可借用大家所熟知的传统语法术语；只有当出现不一致现象或虽然一致但在新的体系中用旧术语不能揭示其实质时，我们才使用新的术语。



时空观念语法纲要

目 录

序
前 言
绪 论

上 篇 时空观念语法纲要

第一章 空间. 标定. 名词片(NG)

1. 1	引言	1
1. 2	限定词	2
1. 3	量词	7
1. 4	描述性定语	9
1. 5	分类性定语	10
1. 6	名词片内部词序解释	12

第二章 时间. 描述. 动词片(VG)

2. 1	引言	13
2. 2	时态	14
2. 3	语气	24

第三章 时空系. 标定描述. 名动结合(N—V Formation)

3. 1	引言	31
3. 2	结合与表达	32
3. 3	句子界限与结合原则	39
3. 4	形式结合——人称与数的一致	41